青未了
思想光华 文字魅力
齐鲁晚报
星期一 2014.10.27
B05-B07

【传统大家谈】

国学是国家命底

□徐宏力

远祖亲水，世界上四个独立起源的古代文明，都诞生在河边。北非尼罗河畔的古埃及始建于公元前32世纪，公元前343年被波斯帝国所灭。南亚印度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产生于公元前3300年，1600年后，被雅利安蛮族埋葬。西亚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下游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起始于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729年，亚述帝国摧毁了那里的巴比伦王国。如今，生活在三地的已非原住民，均是外来户，地下的考古发现与地上文化格格不入。

唯一存活的智慧老根在黄河流域。最可靠的证据是什么？文字，是灵魂深处的民族记忆。同文同种，文化骨血，想离都离不开。从甲骨文、金文一路走来，汉字长成了如今的模样，基因未变。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有简繁、文白差别，但没有天悬地隔的差别。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每个强势民族都有“文化轴心时代”，在一段比较集中的时间内，突然地、大密度地生成了原创的基本文化体系。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看法，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的主要精神财富，世界一直靠轴心思考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重新燃起火焰，迸发出很多再生题目。雅斯贝尔斯在《大哲学家》一书中把苏格拉底、佛陀、孔子与耶稣并列为“思想范式的创造者”，又把老子列入“原创性形而上学家”。在先秦时期，诸子相互碰撞使一家之言更周延了，百家相互补充使文化全局更完善了，原型谱系固化为闭环系统，文化核聚变使民族能量成为长久的“集体无意识”，华人按照自己的习惯想事、说事与做事，只有与洋人深度相处才会发现差别。在先秦诸学中，儒、道、法最显眼，道家对精英文化影响大，法家对政治文化影响大，而儒家的影响是全面的。《中国儒学导论》里说：“‘儒’的问题于中国文化之说不尽，也许就因为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原始问题’。”这个判断只对儒家有效吗？恐怕可以用于百家之说。在中国历史上，蒙古族与满族都曾非常强大，但都没出现过文化井喷时期，未经轴心洗礼，后世的成长资源就不充分。

美国作家哈罗兰姆称成吉思汗为“人类帝王”。何以有这么夸张的评价？这位蒙古领袖进行了60多次战争，除十三翼之战因实力悬殊主动撤退外，无一败绩。他们占领了中国、印度北部、朝鲜半岛、中亚细亚全域、俄罗斯大半、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南部，造成了日耳曼民族大迁移。成吉思汗要让青草覆盖的地方都成为自己的牧场，他有一句名言：“装得下，世界就是你的！”毛泽东对此做了结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光会打仗怎么可能长治久安？文治武功缺一不可。武力不强会被打败，文力不强不打自败。武装是暂时的外力，文化是长久的内力。国家强盛靠武力，国家永久强盛靠文力。国学乃国家之学，缺乏想象力，难免沉闷，“新国学”该朝前摸索，应有未来张力，要推崇科学猜想，错了可以证伪，未必比证明价值小。

《国粹学报》上写道：“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章太炎先生看后大加赞赏。国学真是国家命底吗？汉民族曾被满蒙征服过，国家灭了，国学活着，蛰伏下来，进入冬眠期，保持着苏醒的抗体。渴饮刀头血，困卧马鞍桥，延续民族香火，少不了英雄主义。中国精神有刚性，更有韧性。不傻拼，不蛮干，不必争一时之长短，忍者不急，多使暗劲，沉默是金，为而不争，避实就虚，韬光养晦，悄悄做强自己。好汉不吃眼前亏，伺机东山再起，躲过当下厄运，重建“柳暗花明又一村”。有的学生说这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他的理解错了，以柔克刚不是怯弱，而是另类坚强。汉文化是生命文化，能与各种恶劣条件缠斗。中国精神不死，中国就不死。

【百家之言】

对儒家最大的误解是“仁爱”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讲和谐，讲融会贯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它没有很强烈的排斥性，而是开放多元的。儒家思想经数千年传承和发展，已融入中国人的血液及潜意识中，与现今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一脉相通。当代人对儒家最大的误解就是“仁爱”。与墨家的无差别等级的“兼爱”不同，儒家的仁爱是“有差别的爱”。儒家的仁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但也要有分别，分别的意思是说我对自己家人的那种情比较浓，对路人的情不一定那么浓。墨子的方式为什么不行？如果强迫一个人对路人的爱和对自己父母的爱一样，结果是他对父母的冷淡就和对路人的冷淡是一样的。

——杜维明（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

算命不如修养

古代，国家设有卜人，是专门负责占卜的官。占卜的方法之一是使用易经的占卦。易经以六十四卦与三百八十四爻来代表人间的各种复杂处境，并且为每一个卦与爻写下占验，说明其吉凶悔吝。这一套占卦系统有其灵验之处，但是归结其原理则是强调修德的重要。理由是：有欲望，才会有得失；有得失，才会有吉凶。如果降低欲望，就可以消解得失之心，然后也就不会受制于吉凶之说了。譬如，“止谤莫如自修”就是一句很好的成语。修养抵达一定程度时，自然可以逢凶化吉，正如谦卦代表谦虚，而六爻“非吉则利”。反之，若无任何修养，则难免招来别人的图谋与敌视，此时命运就不堪设想了。

——傅佩荣（著名学者）

《新论语》

悦读·核心篇之十六

礼是君臣之道

□钱宁

在君主制时代，治国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君臣关系。礼也是君臣之间的行为规范。当年，鲁定公任命孔子为大司寇，兼领相事执政，他们之间有过一场著名的对话：

【论语】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19）

【译文】鲁定公问孔子：“君主使用臣下，臣下事奉君主，双方该怎样相处呢？”孔子回答说：“君主应按礼去使用臣下，臣下应以忠心来事奉君主。”

在孔子看来，礼是对君臣双方的约束，像是一种“契约”，也就是说，君王应该“循礼”，臣下应该“尽忠”。

当然，在君臣关系中，孔子是主张“尊君”的。

【论语】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八佾18）

【译文】孔子说：“我完全按照礼的要求去事奉君主，别人却以为这是谄媚呢。”

孔子似乎并不在意别人所谓“谄”的非议。谄与非谄，检验标准是看合不合礼。

孔子在这里留下了一个问题：如果君王不“循礼”，臣下是否还要“尽忠”？对这一问题，孔子没有直接回答过。不过，一百多年后，孟子倒是给了毫不含糊的回答：“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为犬马，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上》）意思是说：君对臣好，臣对君忠；君若犯臣，臣必反君。

在我四十岁以后，在我几十年里雄心勃勃所从事的事业、爱情遭受了挫折和失意，我才觉悟了做儿子的不是。母亲的伟大不仅因为生下血肉的儿子，还在于她并不指望儿子的回报，不管儿子离她多远又回来多近，她永远使儿子有亲情，有力量，有根有本。人生的车途上，母亲是加油站。

母亲一生都在乡下，没有文化，不善说会道，飞机只望见过天上的影子。她并不清楚我在远远的城里干什么，唯一晓得的是我能写字，她说我写字的时候眼睛在不停地眨，就操心我的苦，“世上的字能写完?!”一次一次地阻止我。

母亲不是大人物却并不失却她的伟大，她的老实、本分、善良、勤劳在家乡有口皆碑。现在有人讥讽我有农民的品性，我并不羞耻，我就是农民的儿子，母亲教育我的“忍”字，使我忍了该忍的事情，避免了许多祸灾发生，而我的错

【经典新读】

母亲

□贾平凹

误在于忍了不该忍的事情，企图以委曲求全却未能求全。

小时候，我对母亲的印象是她只管家里人的吃和穿，白日除了去生产队出工，夜里总是洗萝卜呀、切红薯片呀，或者纺线、纳鞋底，在门闩上拉了麻丝合绳子。母亲不会做大菜，一年一次的蒸碗大菜，父亲是亲自操作的，但母亲的面条擀得最好，满村出名。家里一来客，父亲说：吃面吧。厨房一阵案响，一阵风箱声，母亲很快就用箕盘端上几碗热腾腾的面条来。客人吃的时候，我们做孩子的就被打发着去村巷里玩，玩不了多久，我们就偷偷溜回来，盼着客人吃过了有剩下的。果然在锅底里就留有那么一碗半碗。在那困难的年月里，纯白面条只是待客，没有客人的时候，中午可以吃一顿包谷糁面，母亲差不多是先给父亲捞一碗，然后下些浆水和菜，连菜带面再给我们兄妹捞一碗，最后她的碗里就只有包谷糁和菜了。

那时少粮缺柴的，生活苦巴，我们做孩子的并不愁容满面，平日倒快活得要死，最烦恼的是帮母亲推磨子了。常常天一黑母亲就收拾磨子，在麦子里掺上白包谷或豆子磨一种杂面，偌大的石磨她一个人推不动，就要我和弟弟合推一个磨棍，月明星稀之下，走一圈又一圈，昏头晕脑地发迷怔。磨过一遍了，母亲在那里筛箩，我和弟弟就趴在磨盘上瞌睡。母亲喊我们醒来再推，我和弟弟总是说磨好了，母亲说再磨几遍，需要把麦麸磨得如蚊子翅膀一样薄才肯结束。我和弟弟就同母亲吵，扔了磨棍怄气。母亲叹叹气，末了去敲邻家的屋子，哀求人家：二嫂子，二嫂子，你起来帮我推推磨子！人家半天不吱声，她还在求，说：“咱换换工，你家推磨子了，我再帮你……孩子明日要上学，不敢耽搁娃的课的。”瞧着母亲低声下气的样子，我和弟弟就不忍心了，揉揉鼻子又把磨棍拿起来。

母亲操持家里的吃穿，而家里的大事，母亲是不管的，一切由当教师的星期天才能回家的父亲做主。在我上大学的那些年，每次寒暑假结束要进城，头一天夜里总是开家庭会，家庭会差不多是父亲主讲，要用功学习呀、真诚待人呀，孔子是怎么讲、古今历史上什么人是如何奋斗的，直要讲两三个小时。母亲就坐在一边，为父亲不住吸着的水烟袋卷纸媒，纸媒卷了好多，便袖了手打盹。父亲最后说：“你妈还有啥说的？”母亲一怔方清醒过来，父亲就生气了：“瞧你，你竟能睡着?!”训几句。母亲只是笑着，说：“你是老师能说，我说啥呀？”大家都笑笑，说天不早了，睡吧，就分头去睡。这当儿母亲却精神了，去关院门，关猪圈，检查柜盖上的各种米面瓦罐是否盖严了，防备老鼠进去，然后就收拾我的行李，然后一个人去灶房为我包天明起来吃的素饺子。

我成不成什么专家名人，母亲一向是不大理会的，她既不晓得我工作的荣耀，我工作上的烦恼和苦闷也就不给她说。一部《废都》，国之内外怎样风雨不止，我受怎样的赞誉和攻击，母亲未说过一句话。当知道我已孤单一人，又病得入了院，她悲伤得落泪，要到城里来看我，弟妹不让她来，不领她，她气得在家里骂这个骂那个，后来冒着风雪来了，她的眼睛已患了严重的疾病，却哭着说：“我娃这是什么命啊?!”

把母亲送出医院，看着她上车要回去了，我还是掏出身上仅有的钱给她，我说，钱是不能代替了孝顺的，但我如今只能这样啊！母亲懂得了我的心，她把钱收了，紧紧地握在手里，再一次整整我的衣领，摸摸我的脸，说我的胡子长了，用热毛巾捂捂，好好刮刮，才上了车。眼看着车越走越远，最后看不见了，我回到病房，躺在床上开始打吊针，我的眼泪默默地流下来。

（节选自《贾平凹文集》，有删改）

□推荐语

一个生活在乡下的没有文化的母亲，既给不了孩子优裕的物质生活，也给不了孩子丰富的精神食粮，但是，她的老实、本分、善良、勤劳，让孩子懂得做人的根本之道，而她那朴素的爱，则给予孩子前行的力量。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编辑：孔昕
设计：壹纸工作室　牛长婧